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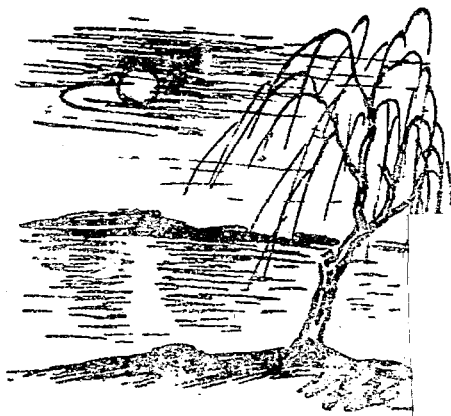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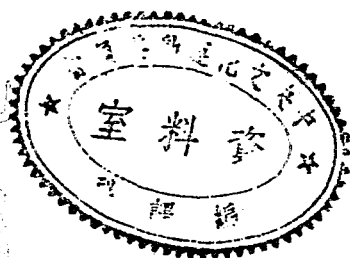
柳

暗

花

明

王進珊著



天壤出版社版

柳暗花明

三幕喜劇
王進珊著

天地出版社版本

5
蕭師教正
生玉
冊
敬贈
三十二年十月

人物

胡慎卿 某局局長，約四十歲。

韻清 局長太太，年近三十。

林西蓀 局長的「女祕書」，二十四五歲。

梁朋 三十多歲，局長夫婦的舊友。

聽差 年約四十以上。

地點

戰時後方某都市

時間

春天

第一幕 某日上午

第二幕 次日下午

第三幕 次日深夜

第

一

幕

胡公館的一間內客廳，佈置不算華麗，也還講究。一邊是通外邊的園門，一邊是樓梯口，樓梯左邊是通書房的小門。室內有沙發，茶几，小圓桌，桌椅，衣架，花瓶之類。後壁隔著屏風，是對着花園的一排落地長窗。壁上有字畫，窗上有簾幕。衣架上掛着黑呢斗篷，呢帽和手杖。

園內花草芳菲，垂柳穆穆。琴聲悠揚，隱約可聞。

林荷蒙，一個體態而時髦的少女，着絳紫色絲絨旗袍，銀灰毛線坎肩，燙髮高跟鞋，體態婷婷，眉目細長。獨自坐在沙發上，精巧的手冊攤在膝上，握着筆，若有所思的在凝想。

她正想落筆，已經聽到園內熟悉的足音，又停住了。

胡慎卿正從花園裏走向客廳。

滿懷暢快聲音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……」

韓海潔

（急忙收了手冊和鋼筆，接着笑吟了一句）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

（胡德輝，五短身材，黑面微胖，喜短髭，着深灰西裝，花領帶，金銀鍊，色調

鮮明，陽光可憐。走起路來，有些滯重，說話常帶着官腔。這時，他打開落地長鏡，繞過屏風，走了進來。）

胡

（手裏拿着電報和信件）噫，你在這兒！

林

您去找我啦？

胡 可不是！到你房子裏去，你不在，又在園子裏接了一個大圈子。……今天你起得這麼

早？

林 還早哪，人家都早出去了。

（聽差，一付糊塗臉，鼻孔朝天，兩片大嘴唇，厚得向外翻。當着主人他卑躬屈膝，背着主人他什麼都幹得出。這是一個十足的小人。他穿一件灰布長衫，綵腳管，

布鞋，一頂小毡帽，常拿在手裏。）

趙差（拿着兩張名片，悄悄的由圓門走進來）老爺，有客。

胡（沒有理會，走進來的聽差）你說誰？

差是，一位姓李，一位姓陳。（說着恭恭敬敬的呈上名片。）

胡（愕然）幹嗎？

差老爺，有兩位客。

胡你說我到局裏去了——喂，誰這麼早就在那兒彈琴？

差同老爺，這是隔壁樓上住的那兩個傢伙，他們在彈什麼「抗戰什麼曲」咧。

胡告訴他們不許再在那兒彈了，聽得人心煩。

差同老爺的話，不過這是人家的事，我們說是可以去說。

胡什麼？

差是，是。我就去。（退）

胡 呢，你剛才說誰？

林 我說您太太。

胡 噢，她今天有點事。

林 （沉吟）有點事？我倒聽說好像是要接一位好朋友家裏來住呢？怪不得出去那麼早，
打扮得又那麼漂亮。

胡 不用管她。（親切的）你怎麼一個人這麼早就呆在這兒？

（琴聲低微，悠悠不斷。）

林 我也有點事啊！

胡 你也有點事？

林 我就不夠有點事嗎？——林青蒙要見胡局長。怎麼樣？見不見？

胡 別開玩笑。我真有事找你。

林 噢，您也有事，那麼，先談您的吧。

胡 這是那邊的電報，還是港務局的航空快信，都是關於那批化學品的。你先看一看。

林（略閱函電）那麼您想怎麼辦呢？

胡 我想過，原因是化學品禁止進口，海關不讓報稅，這事相當麻煩。剛才我想到三個辦法，第一個是化點使費，運動運動。

林 恐怕海關上也耽待不了。而且您曉得要化多少錢？太多了——

胡 就得賠本。

林 對。太少了——

胡 又怕不起作用。所以我又想到第二個辦法，就地拍賣掉算了。

林 恐怕那地方消不了這些貨。而且——

胡 而且拍賣就得跌價，賺不了什麼錢；所以第三個辦法，只有退回那邊，再打主意。

林 您真想得週到，真會打主意，倒底不愧是局長老爺。哼，您不想想，就是那兒海關上看看上釣的魚兒肯放過，那麼還畏轉口稅，落地稅，再加來回運費，恐怕也不是一個

小敏字呢？我問你，退回那邊以後，這批貨又怎麼辦呢？

胡 對的，所以我更請教我的女秘書啦。

林 呃，辦法倒有一個。

胡 你說說看。

林 對不住，我有點事。（欲走）

胡 （攔住）別走，我的秘書小姐，我心裏急得很，……

林 （撥開）別鬧。我的局長老爺，我事情忙得很，……

胡 請你別在緊要關頭賣關子，好不好？

林 請您別在忙的時候打岔兒，好不好？

胡 闖，又來了，又來了！（看錶）現在——

林 現在您太太快從醫院裏陪着她的好朋友回來了。

胡 說正經話，現在已經八點四十五分，我九點鐘還有個重要會議，十二點有個飯局，下

午又有講演，關於你的幾件事，今天十二點以前一定替你辦妥。

林 真的？

胡 我從來沒有騙過你。

林 那麼您該記得上次運五十箱太陽牌啤酒的法子？

胡 你說是掉換商標？

林 對啦，你派個幹練的人去，叫他把商標換了，牌子改了，不就行了嗎？至於那些不好改裝的，就冒充醫藥用品，再請此地衛生機關打個電報去；只要辦得迅速，也不費大事。……

胡 好，好，就是這麼辦吧，不過，還有那些不能改裝，無法冒充的東西，怎麼辦呢？

林 我彷彿記得你談起過，你在那邊的時候，知道另外有幾條小路？

胡 小路倒有一兩條，也能運一點小件貨物，他們走私貨的大概都知道。可是現在……

胡 好呀，這些一起交給你，你斟酌斟酌，發他們兩個電報，把改裝和走小路的辦法都詳細的說一說，儘今天上午以前發出去。——知道嗎？

林（故意的）是，局長。

胡好，現在我開會去。

林急什麼，你的錶是我昨天晚上給發快了十多分鐘，現在，臨，（出錄本胡）才八點半。

胡（會心的一笑）噢，你真實搗鬼！（對錶，校正時間。）

林什麼？

胡（嘻皮笑臉的）不，我覺得你超乎尋常的聰明，超乎尋常的美，超乎尋常的懂得愛！

林您所說的，大概不是您所想的。

胡（愈說愈放肆）真的。而且你能從工作上給我最大的幫助，你的愛，你的美，你的聰明，都臨在我的事業上表現出意想不到的力量。嘻，嘻，你真是一個最有魔力的時代女性！

（聽差在門口探頭探腦。）

林（瞥見聽差，突然裝作嚴肅）局長，請坐。

（胡挺着一臉苦笑，坐下取煙，眼睛直盯着林西蒙。）

差（輕輕走進）老爺！

胡（沒有覺得）你，你真是一個理想的情婦！

差（看見胡手裏的煙捲，忙代捧火點着，手法嫺熟而迅速，然後躬身退在一邊）老爺，有客。

胡（瞪了他一眼）不見，不見！

差（退回是）

胡（揮手令差退去）你不會說我開會去了嗎？真是！

差是，是。（退）

林（今天開會，你們督長也出席嗎？）

胡（當然出席，而且是他當主席。楊小姐的工作不成問題，經聯訪天還問起楊小姐會不會英文打字，我說，她懂英法俄三國文字，能說能寫能打。你請部長怎麼說，唉，他說

，那好極了。

林 那麼你再催一催。人家呆在旅館裏，一天要開銷一百多，（指度均）又沒有好朋友接她回家來住。

胡 這事不成問題，包在下星期一到差就是了。

林 還有——

胡 不，還有讓我告訴你說，吳鐵芳小姐和徐嘉慶小姐，都是你的好朋友，這次無辜被捕，完全是機變糾紛，隨口說，早點把他們保釋出來。——可是，小姐，這事實在有點為難，一來呢……

林 算了，算了，還得我來替你說了：一來呢，是嫌疑重大；二來呢，是有千法命；三來呢，是姑們與廖胡局長並無一面之緣。——對不對？

胡 這都不成問題，你那麼知道，據說在逮捕她們的時候，還出了一架輕便電台！

林 笑話！這倒不過是兩個女孩子，自己製造一付耳風，聽聽無線電，或許有之；您說，

她們要電台幹嗎？

胡 有人說，她們是第五縱隊，給日本空軍報告天氣的。

林 那就太絕了，她們看得嚴重了。您知道，人家飛行技術已經進步到可以控制氣壓；再說要知道這兒天氣的方法，也多得很，什麼不用，用兩個女孩子管一座電台？

胡 的確，這是特務機關的報告。

林 （生氣了）好，好，你不管就不管！（把函電拋過去）這些請局長另外派人辦吧，林青豪今天就向您辭職！

潘 （嘆了）嘆，怎麼生氣了？我也不過告訴你，我所知道的實在情形；可是你得相信，你的懷疑是最聽話的。你放心，我總會幫忙，今天中午顧委員請客，也有審判處長，我想一定會談到這個問題。

林 那總就好和顧委員聯名保她們一下。（撒嬌似的）我不要你一個人保。

潘 好，我一定拉顧委員幫忙，這件事下午答覆你。（交還函電）這些還是費你的心。

林 那麼，你答應給我介紹你們部長次長，還有這兒市長的事，什麼時候答應我呢？

胡 這很容易，明天星期五，後天星期六，星期六我請客，部裏局裏，連此地市政府各機

關首長，一共十桌，請你做陪客，好不好？

林 （想了一想）好罷。（一笑）這叫大魚吃小魚，小魚吃蝦蛆。

胡 （一本正經）那麼？這是小魚吃大魚。你不懂，官兒越小，口胃越大，吃起來還越呢。

林 我不相信，您自己就是矛盾。

胡 我矛盾？我一點也不矛盾。（看錶）我要走了。

林 早哩，我還有話問您，您那位朋友

胡 誰？

林 您太太現在去接他來這兒住的。

胡 他姓梁。

林 我知道：他姓梁，叫梁朗，你們老同學，三十多歲，在外國學的探礦，回國以後一直

在礦上工作，這次到這兒來治病，不久還要到礦上去。——對嗎？

胡 對啦，那麼，等會兒我給你介紹，他是一個頂豪爽的人。

林 我不是問這個。

胡 那麼你問什麼？

林 我問你，他是不是沒有結婚？

胡 照，怎麼樣？

林 您先認識他，還是您太太先認識他？

胡 這個說不上，那時候我們都是同學。

林 你們的感情，不，我說友誼，還是您和他的深？還是您太太和他比您深一點？

胡 這個——

林 這個怎麼難？

胡 都差不多吧。

林 還看不見得。好像聽說他弟和姪太太……

（韻清引梁朗走近園門。）

韻清的聲音 這邊是我們的內客廳。

林 聽，他們來了！

（韻清，帶點神經衰弱的大姑娘，模樣還年輕，清瘦而有風韻，眼神含情，穿深藍色綢緞，單黑絨夾大衣，捲髮，半高跟鞋。態度大方。她走進來時候，臉上掛着微笑，後面跟着梁朗。）

（梁朗，穿一身半新的藏青西裝，髮作自然端面，不塗油膏；目光銳利，鼻高，眉間稍稍蹙閉，一望而知是一個有知覺而意志堅強的男性，可是他的風度蘊藉而瀟灑，也許正是常能吸引女性注意的原因。身材較高，形容微見憔悴。這時他左手拿着藥箱，右手夾大衣，跟在韻清後面進來了。）

說你們沒有出去嗎？

林局長正要出去呢。

胡（同時）哦，老梁，我們正等着你呢。

梁對不住，臨，我說來就來了。

胡可是他說，只住兩三天，說是打擾我們過意不去。

胡什麼話，我們正歡迎之不暇！本來我應當親自來接你出院，偏偏另外有點事情，我想你是不會介意這些的。——哦，我還沒有介紹，這位就是梁朗兄，這位是我的秘書：……

林說我自己來介紹吧，我是林青蒙。一個不很懂事的女子，可是社會上偏有胡局長這樣的人相信我，讓我做一點打雜的事。

胡頂頂大名的林小姐，你都不知道？

梁（同時）哦，失敬，失敬！（握手）

胡 梁朋友我們是老同學，萬家也不是外人，快別客氣，以後也許我還要請你們一起來幫我的忙呢。

孝榮，幾天不見，你氣色好多啦！

梁 噢，醫生說，再歇幾天就可以復原。——林女士請坐。

林 我站著好。

梁 很忙嗎？聽胡太太說，您很習慣脾兄的忙。

林 沒有什麼，也不過跟胡局長學習學習。

胡 我看你們快別說這些話了。

韻 像林小姐來到這兒，我都不會客氣。

梁 林女士來到這兒不久？

林 緣問是搬到胡太太府上來住？

梁 是的。

林 一個多月啦，到內地來還不到一年。

胡 商業抗戰以前在東京唸書，好學也是學的工礦吧，近幾年在南洋考察，去年才過後方來參加婦女工作。

林 好極了，冶金鑄鐵，也只稍爲懂一點，那還是從前跟先父在國外學的；說到婦女工作，只不過是搖扇唱戲，湊湊熱鬧，那裏比得上胡太太從前……

胡 啊，快別提我，我是落伍的人了。

梁 你做慣了的內助，不也很重要嗎？

胡 我還內助，哼，恐怕只是累住，累住他不自由。

梁 咳嗽，瞧你這股子發狂勁兒！

胡 別惹我冒味，林女士彷彿有點面熟，我們什麼地方見過？

林 （一怔）這——我倒想不起來。

梁 對不住，也許我記錯了，近來記憶真壞。

胡 可不是，一個人到了壯年以上，記憶力就要退步，我是更不成，要不是詩翁常常提醒

我，真不知要談多少事。——真的，老梁，你還要到鎮上去？

梁 是的，我想停幾天就動身。

胡 假如我不放你去，我要你在這兒做事呢？

梁 不，我似乎覺得那邊更適合我的性情。

林 對啦，像梁先生這樣的人，是更應該多做些實際工作的。說起來真奇怪，好像是一個夢樣的，我心裏總有一個幻景，一聽到前方打仗的勇敢，就想到後方生產的重要，我也就興奮得不得了。

梁 我想那是應該的。打仗和開鎮，同樣是一種冒險，冒險的時候，一個人的生命力最強，人與人之間沒有嫉妒與猜忌，也就特別顯得親熱；這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事。

林 真的嗎？梁先生，像我這樣的人，也可以到鎮上去找點工作做做嗎？

梁 像林女士這樣的人才，而日學的探鑽，才真應該到鎮上去呢。

胡 老梁真還是老樣兒，一開口就是一套哲學，一聊天，就談到人與人之間。

梁 還是談著玩兒的。不過人與人之間，真有許多問題。

胡 對啦，我們剛才還談到這個問題。

林 依我說，人與人之間是大魚吃小魚。

胡 依我說，人與人之間是小魚吃大魚。請你給我們評判一下吧。

顏 讓我先說一句：大吃小也好，小吃大也好，總是力量的倒置，這就叫命運。

梁 不，不，你們說的都不對，林女士說的是事實的一面，顏卿說的又是一面。

顏 所以囉，我也覺得天地間生生不息，真是要他們互相吞吃，互相擠軋的嗎？

林 不互相擠軋，不互相吞吃，天地間怎容納得下呢？

胡 這一點我倒同意，比方日本侵略中國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希特拉進攻英法蘇聯，就都

是因爲人口膨脹，經濟膨脹，勢力膨脹。可是他們都是以小吃大。

梁 但是天地大得很，宇宙無窮盡，人的慾望實在是渺小有限；人與人之間本來就不應該有什麼衝突。只因爲有些人太愚蠢了，不是順流向下，就是打橫裏擴張，你想大家

不是橫行，就是下流，怎能不衝突呢？所以英雄要用真理來改變事實。

胡 那恐怕太難了吧。

秦 只怕現在還不會有這種大智慧的英雄出現。

胡 其實也沒有什麼困難，只要肯做，誰都可以做到。英雄本來是平凡的人。

胡 老梁，想不到你的思想又進了一步。前次你大概不曉得，十年前在許多同學中，我們算是最好的朋友，他的思想最激，意志最堅，關於學問，關於種種的問題，那時我們的意見幾乎都是一致，不過現在他比我進步得多了。老梁，這幾年你倒底在幹些什麼？

秦 說來話長，其實也不過東跑跑西走走，總還是老行當。——你現在還常做文章嗎？

胡 做了官還做文章，那不成丁書獃子了。哼，這是他自己說的。

秦 實在也是沒有功夫。

胡 好，你們談談吧，我去到後面看看他們做的秦。

胡 你去招呼廚房給老梁做兩樣合口的菜，回頭就在那屋裏鋪張床。

梁 不用太費事了。

胡 我曉得。（由圓門下）

林 我有點事，要趕辦一下，也想先走一步了。我就住在花園那邊的廂房裏。

梁 停一會來拜訪。

林 不敢當，停會兒見。（走向園去）

梁 老兄近來很有辦法！

胡 別取笑，你還不曉得我內心的苦痛，往下來，你就知道了。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話：

小林在這兒的工作很重要啊。

梁（笑笑）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（聽差提行李，握名片上）。

差 老爺，這是梁先生的行李，太太叫拿到這兒來。

梁 費心，且擱着吧。

胡 這一間是我的客房，空氣倒還流通，陽光也充足，住下來包你很快就恢復健康。

差 老爺這是早上兩位客人留下的名片。

胡 呵。（看了名片）啊！丁次長來過？哦，顧委員也來過，幹嗎不早說？爲什麼不請他們進來？

差 先頭老爺說是開會去了，我就給撥了駕。

胡 胡說，我不是在家嗎？這又不是局裏的小職員，又不是來我差事的人！真個，這不得弄人丁嗎？

差 我給老爺回的是

胡 真是豈有此理，眼睛幹什麼的！還不給我滾！

（聽差鞠躬退。）

胡 這班人就是這麼麻木不仁，這樣人家不說我連對上司都搭起架子來了嗎？假如人家是爲我們的事來的呢？這簡直連我的前程都要給碰了！（憤懣不堪）老爺你才來，不知道

我多麼苦！一會兒張三來我，一會兒李四來會，不是小職員要求加薪，就是什麼窮朋友要找差事。這還好，更有那些遠天八百里，我一封介紹信，摸上門來，早也要見，晚也要見，一個人就鬧上兩三個月；回絕了，還是不肯罷休。你說吧，我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機關，那來這些飯碗應酬？結果還不是化了精神氣力，費上許多時間，不算，再得奉送一筆煙費，打發太爺高陞！

這也是做官免不了麻煩。

胡 可單是應付應付這些人，也就罷了；你還不知道呢，東也會鬧，西也會鬧，今天要請酒，明兒要報告；假如一個人把時間排起來，連吃飯睡覺一起犧牲，都不夠。人不是鐵打的，怎忙得開？我真恨不得灌兩張片子，帶笑留聲機到處去開開。——啊！現在幾點鐘？（看錶，作慌）九點十分！

梁 快九點十五分了。

胡 不得了！我九點鐘有個會，糟，糟，糟！（慌忙取呢帽，披斗篷）來人——來人哪！

（讀書上。）

蘇 耨耨！

胡 拿我的皮包。

蘇 是。（上樓）

胡 真受命，這們苦命人樣都很守時間，今天又是遲到。

（那差以皮包下樓。）

胡 車子開出去沒有？

差 開在外邊咧。

胡 好，回頭見！你要有什麼招呼底下人就是了。

差 我知道。

胡 回頭我們再會罷。

（那差拿皮包，遞手杖，隨胡匆匆由圓門下。）

（梁頭打盪了一下屋子，隔窗看看風景。聽到腳步聲，回轉身來。

（韻清從小窗窺由園門上。

（琴聲漸高。）

韻
懶卿呢？

梁
說是開會去了。——什麼，我的燒痛？

韻
我在外邊我怕不受驚。行李送來沒有？哦，送來了。

梁
送來了。你攔着吧。

韻
等那邊屋子打掃了，你就可以休息了。果嗎？

梁
不。你有事，不用替我張羅。

韻
我沒有事。這家裏的事，我也懶得管。——剛才本來要叫廚房辦幾樣菜，誰知道魚也

買不到，前天呀呀帶的香味，飛機又停班。

梁
爲我這麼費事，我就不來了。——你請坐着歇一歇吧。

你坐。——你放心，這地方什麼也買不到，等會兒，我親手替你滾套雞，燉點牛肉，好，就是這麼着。我還記得十年前和懷卿在北平吃你燉的沙鍋牛肉。他高興起來，要四兩滾湯。

十年前我們在北平的生活太美了。

你還記得嗎？有時候下雪，我們要踏着雪到陶然亭去，鼻子耳朵凍得紅紅的，回來圍着爐子烤火，吃你從人帶來的南京花生米。有時候括風，我們都不出門，海關天空的聯天兒。——那時候你好像比現在喜歡說話？

你記得那時候我喜歡說話嗎？

你說使來的朋友每個人都感到寂寞，來到你那兒就不想走，走了還想到你那兒去，現在呢？現在你看我？

也許是年齡關係，現在你好像學得一點沈默。

我老了，你覺得嗎？

梁 不，一個婦人剛到三十歲，恰像過了三春的盛夏，正是最豐滿的年齡。你現在應該更懂得人生，所以不妨帶點沈默，或者冷靜，這才更顯出你高貴的風韻。

顏 你為什麼挑了高貴兩個字來送給我？你是說我像個局長太太？

顏 我不是這麼說，我是說你的氣質本來並不庸俗；到現在的年齡，你已經可以控制自己，疼爱自己。只要你肯向前走一步，社會便向你低一低頭；你要向上望一望，大家都會跟着你的腳跟去看。我是說，你可以把握事業，創造事業了。

顏 說起來會使你失望。二十年來，一個女人一生有幾回十年？你不知道，住下來，你可以慢慢觀看。這十年的磨折已經使我失掉了自己。（愉然）我不能回想從前，我不敢瞻望將來，現在，現在我快寧不堪！

梁 你是說恨嫁了？

顏 你覺得呢？

梁 他條很忙。

梁 不，一個婦人剛到三十歲，恰像過了三春的盛夏，正是最豐盛的年華。你現在應該更懂得人生，所以不妨帶點沈默，或者冷靜，這才更顯出你高貴的風韻。

顏 你為什麼挑了高貴兩個字來送給我？你是說我像個局長太太？

梁 倒不是這麼說，我是說你的氣質本來並不庸俗；到現在的年齡，你已經可以控制自己，掌握自己。只要你肯向前進一步，社會便向你低一低頭；你要向上望一望，大家都會跟着你的視線去看。我是說，你可以把握事業，創造事業了。

顏 說起來會使你失望。四十年的時間，一個人一生有幾回十年？你不知道，住下來，你可以慢慢觀看。這十年的磨折已經使我失掉了自己。（愴然）我不忍回想從前，我不敢瞻望將來，現在，現在我懊悔不堪！

梁 你是說懊悔變了？

顏 你覺得呢？

梁 他條很忙。

韻 打牌，喝酒，玩女人。

樂 那更蠢。你只要參加他的事業，在工作上幫助他；調理他的生活，從家庭感情上感動他。他是一個女人，你應該相信，改變一個男人不是很困難的事。

韻 現在不比從前，尤其是他認識了這個女人。

樂 誰？你說是剛才在這兒的那位女秘書？

韻 哼，秘密！誰知道她是什麼來歷？職員不是職員，朋友不象朋友；靠着自己年紀輕，

臉蛋兒長得漂亮，成天像影子似的跟着他，深更半夜都在一榻。

樂 這麼他？

韻 我就不相信她懂得什麼愛情。

樂 那麼——

韻 這不是看他有錢有勢。

樂 好像不祇如此，這個女人不很簡單。真卿怎麼認識她的？

顧 說是什麼朋友介紹的，誰知道？

梁 她很活動？

顧 簡直是個女政客。

梁 假牌說，她還參加婦女工作？

顧 還不是出出風頭。你只看她一身打扮，像不像個做婦女工作的？

梁 是不是假牌認識了她，跟你更壞？

顧 可以這麼說，不過也不盡然。這幾年外邊，一直就有女人纏着他鬧不清。

梁 那麼她對你呢？

顧 你說誰？

梁 我說林青雲。

顧 客客氣氣。——你為什麼這樣問？

梁 隨便談談。

韻 你好像特別注意她，是不是你也覺得她有點魅力？

梁 我有點知道她。

（梁向梁手裡電稿，由花園上。）

韻 （站在門口）你，你知道她？

梁 嘿——

林 局長出去了？

韻 出去了。

林 有兩個女秘書，局長沒有國章在家裏吧？

韻 沒有。

林 噢，對不住。（將退）

梁 林女士，請進來坐！

林 謝謝，（梁有點事。）（仍向花園走去）

韻（鄙夷的看著她走去。）瞧，這股勁兒！

（梁朗一笑。）

韻 你真知道她？奇怪，你在鎮上怎麼會知道她呢？

梁 將來你會明白。——附近有人彈琴！

韻 那是鎮子外邊住的一位老音樂家和他女兒在彈他作的「抗暴進行曲」。

梁（若有所思）哦，「抗暴進行曲」！

（二人靜立窗前傾聽）

（幕）

第
二
幕

這是胡公館的那間內客廳，客房的門開著，屏風已經挪開，沙發桌椅都稍稍變更了原來的位置。

對花園的門窗敞開。先是斜陽曬著窗口，漸漸落霞滿天，鳥雀歸巢。

胡慎卿穿青色綢夾衫，吻著雪茄，靠在沙發上和梁朗談天。韻清穿家常服裝，淡藍旗袍，坐在一邊靠椅上，讀一本線裝詩集。

胡（彈掉煙灰，湊近梁朗聲）你不用推辭，那回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來，我就打定了這個主意；後來到醫院去看你，因為人多，未便提起。

梁 錶上已經有電報來催，我想還是後天走。

胡 錶上的職務可以打電話去辭掉，我要留你在這兒，我們一起好辦事。

梁 不過你是使得我的，這事相當困難。

胡 你還不知道我呢，在局裏雖然是個局長，可是副局長不是自己的人，什麼事務都要親

自管到，一疏忽就出毛病。尤其現在這位副局郎，和我背景不同，野心很大，他看不起我，他說我沒有資格，缺乏行政經驗，他攻擊我濫支公款，營私舞弊。你說他，他不是想取巧而代之嗎？

梁 你現在還做點生意？

胡 沒有，不過和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商行，利用公路的交通，在外地辦點貨。——沒關係，這是另外的事。

梁 唔。

胡 你聽着，所以我早想叫他滾蛋，這次他辭職，我知道他是以退為進，前天我去見部長啦，我報告部長，他年少氣盛，難勝重任，我要求部長馬上給他批准，並且繼任人還應該由我推荐。

梁 部長辭表示？

胡 他說讓他考慮考慮。

柔 那麼你就不必再多參加意見了。

胡 不錯，這事關係重大，我要幹就得順手。你聽我的話，把履歷開給我，星期一我送給斯楊去對差，就好交給部長。

柔 密斯楊是誰？

胡 一個朋友間接託我給部長介紹的打字員。老柔，你還不曉得，部長近來，唔！

柔 怎麼樣？

胡 近來很信任我喲！密斯楊呢，也真長得漂亮。

柔 （看了韻清一眼）比林——

胡 還要漂亮，漂亮得多，做個花瓶，可再好沒有了！（忽然注意到面前桌上的瓶花）——

真的，我們這瓶花也該換換了。韻清！

韻 （懶懶的丟開書本）是不是要我迴避了？

胡 不是，不是，你去折點花來，老柔在這兒，也該有瓶好花囉。這瓶製大概還是上星期

的吧？

蘭 那兒？前天才換的。——好吧，我去折點新鮮的。（走進花園）

柔 （語了）老兄爲什麼不把密斯楊用在自己局裏？是怕林小姐嗎？

胡 不，不，不，這道理你又不明白了，也就是因爲她漂亮。呃，不過小林有小林的好處，她郊段子灑脫勁兒，我喜歡。所謂少女爲妙，一個有一個的妙處，可是只能意會而不可言傳。

柔 你倒還是十年前的審美標準。

胡 對的，女人在年輕的時候都像花兒一樣，海棠有色而無香，丁香有香而無色，雖難十全，各有妙處。

柔 林小姐是海棠，還是丁香呢？

胡 她簡直是玫瑰，不像海棠那麼妖冶，又不像丁香那麼濃香薰人，她有香有色，只可惜有點刺。

梁 有對？

胡 她很順利。

梁 你再說說顧惜呢？

胡 她，她不行了，她的妙齡已經過去，早成了殘花敗柳。

梁 對不住，這也是分別了十年的老朋友免不了要問的一句話：你們的感情還好嗎？

胡 你當然可以看得出。

梁 好像爲了林小姐，她常常不快活，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？

胡 原因多咧，女人上了三十歲就會惹人討厭。你想，我在外邊，官場社會，怎能沒有交際，她自己不求進步，更不懂男人心理，一聽到我和女朋友來往，就興風作浪。總之一句話，我們結婚十年，我們的距離是一天遠似一天，現在是她不了解我，我也不了解她。

梁 這回你到林小姐家裏來住，事先得到她的同意？

胡 這八月不，她同意不同意，我請林苗蒙做私人祕書，林苗蒙就得和我在一起。是不是

，請清對你談過這個問題？

梁 她倒沒有說起，爲你們着想，我想隨便和你談談。當初十年前，只爲促成你們的結合，我不辭而別，後來又匆匆出國，我想去得遠遠的，使請清不會因爲想到我而有所不安，使你也可以從她專一的愛情中得到人生的滿足。雖然我不知道這十年中你們怎樣生活，但是我並沒有忘記你們，時時在爲你們祝福。

胡 這次你的來，真使我高興，你想一個老朋友分別了十年，一旦相逢，該是有多少話要說。老實說，我們也常惦記着你。

梁 十年雖則是一個很短的時間，只是人事變動得太快了。

胡 就拿請清來說吧，她就簡直變得出我意料之外。

梁 這也不能單單責備她，一個人的變化大概還有許多環境的影響，比方說，你的事業漸漸發展，你對家庭漸漸感到興趣，終於夫婦間只剩了權利與義務。

胡 這是事實，但是請清也要負很大的責任。

梁 其實韻清並沒有衰老。像她現在的年齡才真能理解人生，珍惜愛情，看重事業，而懂得幸福。

胡 但是他並不認，她不是這樣的女人。

梁 那是因為你們之間失掉一種維繫的熱力，生活思想各走極端的原故。至於那種熱力，有人叫做共同的理想，有人叫做互動。……

（鄰近有人彈琴，琴聲琤琮）

胡 （頗有倦意，打了一個呵欠）可惜這是理論，你沒有家庭的人，不知道一個家庭的問題，是多複雜。

梁 我總覺得韻清是可以幫助你的。

胡 從前大概是這樣。——討厭，這案子又在彈琴了！

梁 現在為什麼不語呢？

胡 她退步了。

梁 不，我覺得你也要負一點責任。最近我從許多熟人的口中聽到你們的情形，心理覺得非常不安，所以我總想能夠盡我的力量，使你們多一次回憶，由這次回憶，我希望幫助你們恢復初婚後的生活。這於你的事業和前途，都很有關係，你能接受嗎？——改變你，也改變韻清！

（韻清握花由花園走遠，整理枝葉，插入瓶中。）

胡 那麼你可以不走了，在這兒當副局長？

梁 我還有點任務，一完成就要離開此地，你的好意，我只謝謝了。

胡 是你不肯屈就？（欲打呵欠勉強忍住）聽這音樂真叫人瞞。

梁 倒不是這麼說，我一來是為老朋友的家庭和事業，二來也是餞別十年的闊別，所以才來這兒住幾天。

（阿欠）那麼你先答應我擔任副局長，其餘的問題，我們從長計議。——呵，喲兒花裏多打了四圈，累得很。（看見瓶花接了），哦，這是什麼花？

韻 這還是今年新種的那樣玫瑰，才開的花。

胡 （無謂地心的）這花不錯。

梁 美極了！

韻 我能得你一定喜歡。

梁 只是折下來可憐了。

胡 「花開當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，老梁，你怎麼變成迂夫子了！哈哈。韻清你

陪老梁談談，我上樓去歇一會兒。老梁，回頭你把履歷寫一寫。（欠伸）

梁 我想用不着了，你還是讓我回國上去。

胡 你放心，這裏有我，不成問題。——韻清，我要留老梁在此地幫忙。

韻 那好極了。

胡 你給我勸勸他吧。

梁 （一笑）唔。

韻 (同時) 你請休息，傷風再養吧。

明 好吧。(打着呵欠，上樓去了。)

梁 慎卿，簡直變成另外一個人了。

韻 你現在相信我的話了吧，是不是，他叫你失望。

梁 我想用過去的感情把他改變過來，無論如何，你還得忍耐一點。

韻 不成的，不用白費氣力；他承認他是對的，你有什麼辦法？

梁 不妨試一試。

韻 他請你做副局長？

梁 想。

韻 你的意思？

梁 我還是決定回歐上去。

韻 爲什麼？

要 我看不慣，也過不慣這兒這種生活。

韻 你應該爲我想一想，我不讓你走，我留你。

樂 你？

韻 是的，是我。我還是十年前的韻清，只因爲看到你，我陡然年輕了十歲；這幾天，我回想着我們三個人一起在北平時候的生活，我想到和你的離別，我想到和愷卿的結婚，當初只是一念之差！

樂 你說我是一念之差？

韻 還是我的錯，我懊悔當初不該結婚太早。

樂 不，不，你是沒有錯。你記得十年前，他是我的情敵，但是他坦白，他把苦惱與歡樂都告訴我，他對我無話不講，我愛他，同情他；一到覺得我們三個人不能再在一起呆下去的時候，——是的，再呆下去必定有更大的痛苦降落在我們中間，我們的友誼也必定變成仇恨。所以，我就決定促成你們。因爲我覺得愷卿比我現實，他比我懂得生

活：當時我的確認為他可以做個好丈夫。

韻 你可沒有想到，你走了以後，我的絕望，我的傷心；我到處打聽你的消息，……………

樂 同時也是爲了你，給你解決一個不能解決的矛盾。所以我一直沒有和你們通訊，我要你忘記我，像忘記一個醒了的夢。

韻 請你不要再說了，我只問你，這次你爲什麼又來找我？

樂 不是我你，找的是你們倆。我聽許多熟人說……………

韻（止住他）這些話我耳聽得多了。我再問你：你知不知道，這十年，悲苦跟着年月成長，哀愁像蛇似的咬着我的心！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經麻木的情感，已經絕望的靈魂，這次看見你，又重新活了轉來，像在冬天枯萎的花草，被三春雨露一淋，蘇醒了。現在我要活，我要奮鬥，我要重新做人！

樂（深爲感動，口不應心的）這——，你還應該先從你的家庭着手。

韻 唉，他已經不可救藥了。這都是你給我的力量，我知道你知道，你已經用回憶把一日

續井又攪起了波瀾，你知道，我心情激盪，無法平靜。

樂 還是我沒有想到的。

續 我也知道，你或許沒有想到，但是必定已經感覺到。好吧，你要走，你就走！

樂 （無可奈何）是的，你原諒我，我有職務在身，絕對沒有權力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動。

續 你走，你走！等你不顧一切的走上旅途，那時候，你就會明白，一個女子她是怎樣受

不了一個人給她的兩次失望！

樂 （情不自禁的）續！

續 朋！

樂 我——

續 朋，我請求你，我懇切的請求你，希望你不要做得太殘忍！

（聽差由門上）

差 太太，房裏有電話來，問老爺在不在家！

韻 說寫長出去了。

差 是的，我給回了，那邊說有要緊的公事。

韻 我等會兒告訴他吧。

差 是，是。（退）

韻 啊，你是知道我的，你替我想一想，我怎麼能再在這家裏呆下去？

（胡慎卿在樓上，大概一覺睡醒了，忽然有些響動。）

胡聲 韻清，韻清！

梁 慎卿喊你。

韻 什麼？

胡聲 我的睡衣怎麼給耗子咬了？

韻 （走近梯口）什麼叫耗子咬了？

胡聲 我的睡衣！我的睡衣咬破了。你上來啊！

梁 你上去吧。

韻 (慢慢走上樓梯，回頭，低聲) 我希望你再想一想。

梁 (點點頭) 好吧。

(韻走上樓，梁朗一直望着她的背影。)

朗聲 你瞧，好好兒怎麼會咬破這麼一個大窟窿？

韻聲 誰知道，昨兒夜裏就擱那兒。(樓上的聲音漸低，漸模糊。)

(梁朗心神不甯的，獨自在室內徘徊。)

(聽差在圓門口探頭望了一下，然後拿着一捲報紙進來。)

差 先生，今天的報。

梁 好，翻着吧。——這地方的報紙怎麼這時候才來？

差 (我着話題了) 原是嘍，我也問送報的啦，他說是受空襲的影響，出得晚。——先生，您是第一次到這地方吧？

梁 唔。

差 先生，聽說您才打醫院裏出來？

梁 是的。

差 先生，您和局長，和太太都是同學？我們太太人頂好，頂和氣啊。局長人也好，就是忙一點。您來了兩天啦？——先生，您懂我的話嗎？

梁 懂。

差 您要是愛出去玩兒，我可以叫我兄弟陪您。我兄弟也在這公館裏，只給老爺管管花草，喂喂鳥兒，整天都有空，譬如說，您愛聽戲，可以叫他替您去定坐兒；您要看法劇，我叫他先去打票。

梁
.....

差 先生，瞧這一片園子的花草，就是我兄弟帶着兩個花兒匠收拾的。這幾年轟炸得厲害，園子裏接連落了幾次炸彈，屋子幸虧沒有炸着，花草都重新種過。您瞧。那邊一排

法國梧桐，這邊加拿大楊樹，窗子外邊的倒掛垂楊柳，都是新種的。

梁（隨着他的指點，無心的看看）嘿，嘿。

素（指着窗邊長窗）這窗格子外邊，簷頭底下，本來還有塊扁，局長說寫得俗氣，上星期恰巧就寫下來了，局長就請林祕書另外想了四個字，前天才託人寫了來。——您瞧不出吧，林祕書還是個小姐呢，有才學啊！

梁哦——

差這四個字真不容易想，既要雅緻，又要大方，還要貼切；這兒是內客廳，外邊是花園，許多比局長大的官兒，局長都在這兒招待；您說，這四個字，可不是難題。——您曉得她題的四個什麼字？

梁不知道。

差交給漆匠去做的時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是橫排四個大字，「明花暗柳」，嚇，您說切不切？

梁 什麼？大概是一擲千金吧？

差不，我看得清楚。您知道林小組現在是局長的祕書，祕書可不比局長，局長只要有後命，上峯能信任，祕書可是要會吟詩對對的人才能做。

梁 林小組待你們很好？

差是的，是的，她和底下人處得頂熟，隨便替她做做事，送封把信，都是十塊八塊的票子震下人。

梁 她常叫你們送信？

差是的，她常有信，呃，也不常有什麼信。

梁 送些什麼地方？

差這可說不上來，這個機關，那個公館，我們可記不清那許多。

梁 常有朋友來找她？

差是的，常有，呃，也不怎麼多。先生，我兄弟常在園子裏，他比我清楚。

梁 啊！

差 叫我兄弟過來，幾問問他，好不好？

梁 不必囉。

差 （送巡）先生聽說您要恭喜啦。

梁 什麼？

差 嚟，嚟，您是還不便宣佈，不要緊，只有我知道，我替您保守秘密。

梁 你說什麼？

差 我聽到局長說，您——

梁 說我？

差 您是去過外國，又打老遠的地方來，您來到這裏，我們就猜到一半。

（梁朗笑明其妙的瞞着他。）

差 昨天局長不就說您氣色好，不相信，我去拿面鏡子，您自己瞧。呸，紅光滿面！

梁 你倒底說什麼？

差 這兩天林秘書不是和您很接近？

梁 ……………

差 我曉得，太太也要留您在這兒。

梁 唔？我不久就要走的。

差 先生，您別瞞我，剛才我還聽到局長說，說是您要做副局長啦！嘻嘻，外邊還不知道，我先恭喜您了。

梁 別瞎說，沒有的事。

差 是的，是的，我曉得沒有正式發表，您是不便宣佈，不過要等發表之後，我這話可就說通了。我是說，我的兄弟，他人很老實，也還能幹，在這兒管管園子，種種花草，沒有多少出息，將來要懇求您提拔提拔！

梁 （不耐煩的，翻看報紙）再說吧，你請有事。

差 開兒嗎？我兄弟親自來見您，請您賞個臉！

梁 你替我去看看林小姐不在家。

差 是，是。（走向花園下。）

（梁朗看報。）

（稍停，聽差仍由花園上。）

差 先生，林秘書在家，她說就來看您。

梁 嘿，我去看她吧。（拋開報紙，整衣，向花園下。）

差 （整理了一下桌椅，拿了一張報紙，走向沙發）好，我也來舒服一下。（瞥見烟盤裏有半截雪茄，點了吸着，翹起一腿，抖着看報，翻了幾下，翻着一版）嚇，胡慎卿局長講賞詞，我倒要看看呢。（讀報）「社會講座，昨日邀請胡慎卿先生公開講演，講題爲『做人做事的道理』，胡氏首引四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語，略謂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……」（自言自語）他這一套我就不用聽。（翻過一

（圖）XX劇團上演話劇，「柳暗花明」，哦，怪不得，梁先生說不是「明花暗柳」，原來他倒去看過戲了。（再要翻下去，雪茄熄了，又拈火點烟。鄰家琴聲愈亮。）這家子老是乒乓翻翻算那門子！

（梁朗與林青蒙遠遠從園中走來。）

林聲 還是到這兒來談談吧。

梁聲 好。

林聲 你不是說要住幾天嗎？

梁聲 現在改變計劃了，我想，明天就走。

（聽差從容的放下雪茄，裝着收拾烟盤。）

（梁朗和林青蒙走進。林穿紫灰色旗袍。）

差 （恭敬的）林秘書。——梁先生，沒有什麼事？

差 沒有事。

差是，是。（又看了他們一眼，由園門退。）

林 爲什麼就要走呢？我們剛才認識了兩天，我還不夠和你講這個話；不過這兒胡先生胡太太，你們都是很老的朋友。……

梁 我的行動還是我自己決定。況且鐵上已經來催了。

林 當然囉，一個男人到了結婚的年齡沒有結婚，總是愛冒險，海闊天空，今兒塞北，明兒嶺南。

梁 也不是這麼說，一個人的行動，多少還得有點意義。

林 真的，我幾乎忘掉，我們還在戰時——剛才我從園子裏，到滿樹的海棠都開了，還有雪白的梨花，粉紅的桃花，各種顏色的杜鵑花，我才忽然明白現在是春天了。

梁 這倒奇怪，你住在花園裏，每天早早晚晚，進進出出，難道沒有看見？

林 平時看見也只是看見罷了，可是今天我才感覺到天地都在呼吸着春光，像從沉沉的大夢裏醒來，大地是美麗的，陽光是溫暖的，司春的女神正擎起滿斟着愛情的酒杯，一

步一步在向人間走來。——啊？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，哦，我把我的話說得太遠了。

梁 我正在想這個問題：春天來了，爲什麼有的人會感覺到？有的人便不會感覺到？感覺到的人有時又爲什麼還會忘記？忘記的事又爲什麼會從回憶裏復活起來？這就是人生嗎？

林 你以爲這就是人生的自尋煩惱嗎？可不盡然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，也許愚者的一得之見，會超過了智者一生的思慮。

梁 可是有人往往喜歡自作聰明，往往想用巧妙的詞令，說服一個不可捉摸的心意。正如歷史上的游說之士，想用一席閑話，說服頑敵，俯首投降。

林 你這是說你，還是說我？

梁 也是說你，也是說我。

林 我倒覺得這話未必適用於你我之間。但是那裏有智者沒有他隱藏的瘋狂呢？那兒有聖人不會發狂過可怕的忿念呢？這邊是理性和正義；那邊，啊，就是私欲與殘暴，也就

是我們有時都會發生的癡狂。——我不能保證我不會發生，你好像也會發生過，而且現在是又將復活了。

梁 在我們見面不久的幾次談話中，你的話似乎說得太多了一點，今天你又變成了哲學家了。可憐像我這種粗野的人，很不懂這些精緻的語言。——我不知道，在我未走之前，是不是還可以讓我告訴你幾句，你或許還沒有想到的事。

林 慢著。我們還說才只認識了兩天可是在一個多星期以來，我已經從胡先生和胡太太的口中，早已了解了你；雖說，我很失望，你便是他們常常談到的梁朗，但我相信，你比你的朋友要高明得多。我已經曉得你——

梁 你曉得我？

林 我曉得你爲了這兒的太太，獨自把苦惱埋在心裏，已經忍耐了十年。我曉得你……

（讀讀下機，林茜柔立刻把話縮住。）

林 胡太太沒有睡？

胡 沒有。我拿本書。（從几上取了她剛才在看的那本雜誌書。）

梁 我們隨便談天，你也來好吧？

胡 不忙，我要看點書。你們請坐。（仍上樓去。）

（林茜蒙看着胡清的背景，神祕的對梁翹一笑。）

梁 你誤會我了。你以為這次我的來，是想重溫舊情？那你就誤會得太厲害了。

林 不見得吧，你該承認，旁觀者清。

梁 關於這事，別人怎樣，我可不知道，至於我，大概至少還沒有這個意思。

林 其實，也只是人生偶然的結果，或者就叫命數吧。你忘記了你現在把你自己攔什麼地方了！危險啊，到時候，你會情不自禁！

梁 請放心，我還有別種理由，會使我緊緊把握住自己，斷然不會像你所想像的，雖然現在還不能肯定；但是我要使我做的工作成績出乎意料之外，我要使他們夫婦重新幸福的生活下去。

林 恐怕你來得太遲了，矛盾在他們夫婦心底裏已經生了根。

梁 這話我不承認，假如我不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過高，我是還想打破一個迷不曉得我要打破誰的人。

林 你說什麼？你指的是誰？

梁 將來你自然會知道。

林 你說我嗎？

梁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。

林 （誤會了他的意思，一笑）嚇，我早知道了。——啊，智慧與情感真是可怕的東西，它可以使人向上，也可以叫人墮落。你信不信，你心裏有兩個鬼？

梁 兩個鬼？這話我不懂。

林 我知道你不會懂。

梁 你說吧。

林（笑）在你們男人心裏，一個是君子，一個是流氓。

梁（明白了這幽默會）哦，在你們女子呢？

林 一個是淑女，一個是蕩婦。這兩個鬼天天在心裏交戰。

梁（梁勢掉轉話題）那麼你說復卿是——

林 他已經只剩了蕩子的外表。

梁 韻清呢？

林 她！你還要問我嗎？（頓）她不是一個快變成蕩婦的淑女？

梁（緊接着）你，你呢？

林（沒有想到這一問）我——

梁 是的，你自己？

林 我嗎？——我不知道。

梁 要我替你說？

林 姪兒，你說說看。

梁 (緊緊的，差不多用一口氣說下去。) 你是一個化裝的蕩婦，淑女的靈魂在你心裏掙扎，她時時刻刻要你卸掉蕩婦的化裝，還她本來的面目。但是另外有一個力量，不能讓你這樣做，把死，或者有更甚於死的更大的恐怖威脅你，你也知道你的結果逃不出醜劇與慘死，可是你沒有法子反抗既成的事實，你對人生的矛盾認識得最真切，你咀嚼着超過了苦痛的苦痛，你嘗着人笑，背着人哭，瞞着人偷偷摸摸幹你不能告訴人的勾當！

林 (失措) 你是誰？

梁 你以為我是誰？

林 (用一種頑皮的笑鎮定了自己) 梁先生，你好像很會演戲？

梁 對了，人生有時候真也太能做戲了。(勝利的微笑)

林 (一陣不可掙開的狂笑，稍停，然後冷冷坐在一邊椅上) 好，我們的隱謎已經揭穿了

，你可以拿我去了。

（梁朝淡淡的注視着她。）

林（再看梁朝一眼）朋友，坦白點吧，現在好把你袋裏的武器拿出來了。

梁（沈著的）你以為我要逮捕你？

林是的，你可以把我拿去當你工作報告的材料，在那報告上，你可以寫上這樣的文字「

解送女間諜林青蒙一名」。（顫聲落淚）

梁你哭了？原來你也是軟弱的。

林女人受了委屈是只有哭泣。你以為——

梁我以為你這回是太認真了。

林我只是太失望了！想不到你們男人都是這麼魯莽，總不肯往深處想一想。你還以為我真相信你是爲了他們夫婦而來的嗎？在你來到這地方三天之後，我已經調查清楚，你先前住在醫院裏，也許你真有點病，同時你却在特務機關進進出出。

梁 我可不是特務工作人員。

林 後來就寫信給遠見的胡先生……讓他接你到他家裏來住，偏偏勾起了這位太太的舊情，或者你也是有心挑撥，結果却弄得你自己無法應付。所以現在你想提早完成你的工作，提早離開此地。

梁 請你住嘴，還不是你現在應該說的話。

林 我告訴你，我已經接到三次的命令，要我對付你。第一次要我用戀愛的手段，破壞你的工作。第二次，要我挑撥你和胡慎卿的感情，想叫他趕你出去。第三次，要我下手殺掉你！可是我都沒有做。

梁 爲什麼你不做呢？現在你已經是我的俘虜了。

林 假如你還能承認你的俘虜有另外的理由向你說話，我還可以去訴你——

梁 那又是什麼理由呢。

林 大概就是你所說的矛盾吧，你曉得，一個華僑的女兒，從小生長在異邦。……

樂 我曉得。

林 她從小生長在異邦，不知道什麼是祖國。雖然受過嚴格的父教，可是讀的却是外國學校。後來父親死了，不知不覺便被祖國的敵人所僱用，受了特別訓練，又經過一番實習，以僱來到祖國後方，才開始認識她血統的淵源，想到父親臨死的吩咐，想到父親秘密傳授的冶金術，所以雖說時時刻刻在做着罪惡的勾當，也時時刻刻在想望着光明。總想能有繼承父親的遺志，報効祖國的一天。

樂 我可以承認你也許有過回頭的意思，但事實告訴我，你却沒有回頭的決心。

林 可惜我們見面太晚了，你又逼我太急，當然我不能要求你的了解。所以我也只有失望。

樂 恐怕你是被我說穿才知道失望吧。

林 錯了，你完全錯了，當你對我的偵查一天緊一天，我就顧慮到你會先下手，使我失去和你談話的機會，想不到你今天就這樣逼我。好了，你拿出你的殺人的傢伙來吧，你說，你讓我活下去重新做人？還是要我立刻就死？或者把我拿去當你陸官的墊腳石

？——悉聽尊便！

潘 哦：——這就是你要說的另外的理由嗎？

林 不是，另外的理由你還不會想到，一來我到今天爲止，已經完全失敗，二來我從今天開始，也會有一個更大的決心。因爲——（她把話咽住了。）

梁 因爲什麼？

林 唉，事已如此，還說什麼呢！

梁 我要你說——

林 我想不到你這樣無情，竟不能領會一個女子的心意。——當然，在你現在的地位上，你不會允許一個罪惡的靈魂，用你偉大的愛情引向光明。

梁 （爲林深厚的話所感動，仍維持着他的鎮定。）憑着什麼，你說這話？

林 你懂得我一直沒有能夠好好的愛過一個人，憑着我良心上向上的要求……

（聽着探頭探腦在圓門口張望。）

梁（瞥見曉差）什麼事？

差老爺還沒起來？

梁 照。

差 局裏送來一件緊急公事，要老爺看一看。

梁 你給我吧。

差 是。（望望樓上，做了一個鬼臉，退。）

梁（仍對林西豪說話）你所說的，似乎比你想的還要聰明。

林 我所想的可是比我說的，更要真實。

（樓上在一陣低聲的語聲之後，爭吵的聲音漸漸大起來。）

曉差（怒音）不要吵！也沒有人前人後……

胡蝶 不用你管，我說，你管不着！

梁（還是先前的態度）你以為男子都是那麼容易上當？（一面抽出曉差送來的公文，看

了一下。）哎呀！

林（走近來）什麼？

梁老胡撒差了。

林嘿，兩個鐘頭以前，我就知道了。

韻聲我只問你，你們是什麼關係？

胡聲（拍桌聲）她，是我的女祕書，什麼關係，就是這個關係！

梁好吧，現在需要把我們的問題調一下了。你？

林我一切聽憑於你。

梁那麼我老實告訴你，這房子周圍已經有了一點佈置，今天晚上你不必走出這座花園。

韻聲咒麼好，你讓我走。

胡聲（怒不可遏）媽的，簡直——（碗盞聲碎聲）。

（韻聲哭着衝下樓來，伏倒沙發上，抽噎啼哭。）

梁（拿着公文，走到樓梯口）悞悞，悞悞，你下來！

胡（由樓上下來，衣扣鬆散，腳拖鞋，邊走邊罵。）真是豈有此理，簡直無理取鬧！（看到林和梁，便堆出一臉和氣。）哦，你們都在這兒。

梁（將公文交胡）剛才局裏送來的。

胡（毫不經意的，抽出來，看了一遍又看一遍）啊！什麼？（讀公文）「該局局長胡慎卿挪用公款，應即撤職，聽候查辦。局務着副局長暫行代理……」（他呆了。）林（塞斯楊的事也不成噱，剛才她派人送信來說，部裏——

胡（道，這是——假的！（說着便匆匆欲出。）

梁（追過去，拉住他）你上那去？

胡（轉向麗門）我，我去找部長！

梁（皺着）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天！

（幕）

第

三

幕

仍是那間寬敞的內客廳。傢具稍有移動，圓桌挪在中間，沙發搬在一邊。

落地長窗掩關着，隔窗看到天際一彎月牙，羣星寥廓。

梁朗獨自燈光下，打開着手提箱，翻閱文件，稍停，又將文件妥慎的鎖入箱內；憂煩的在室內徘徊，若有所思。一會兒推開長窗遙望天際，一會兒走回室內，默默踱步。他思忖着林茜蒙的狡狴，韻清的憂鬱，他更爲他多年的老友懷卿的遭遇煩慮。于是他又覺得懷卿的可憐，韻清的可憐。而林茜蒙却有些可愛。但是林茜蒙的底細，在這屋裏還只有他知道，而她的來意林茜蒙還沒有了解。於是他又有點恐慌了。怎樣拯救懷卿，怎樣安慰韻清，雖是兩個問題，還是一個問題。現在他得很快的說服林茜蒙，使她轉變，使她參加他要她參加的工作，更須很快的離開此地，不讓韻清太痛苦，還要韻清幫助懷卿結束局長任上的許多手續。這些問題都相當困難，而且亟待解決。于是他默默的思索着，思索着。

胡懷卿半臉滿腹，在林茜蒙房間裏喝醉了酒，聽差扶掖着，由園內走來。

胡蝶（醉腔）小林，再乾一杯！我知道你能喝。

（胡蝶將握着酒瓶的一隻手伸進牆掩着的長窗門縫，拉開了窗門，然後很吃力的扒着窗框，幾乎是揪着牆，把他弄進了屋子。）

（胡蝶胸脯與正襟，穿一身中裝青灰色綢夾衫褲，領扣敞開，着緞鞋，一面掙扎，一面搶奪着差三裏的酒瓶。）

胡（舌頭大了）「今朝有酒——今朝——醉」，（掙扎）啊呀，啊——唷！你，你把酒瓶子給我！

差（走進屋子，鬆了一口氣）老爺，您不能賣嘔了。（放了懶卿，把瓶子藏在背後。）

胡（不行，不行，你把瓶子拿出來。——）喂，我的小林啊，你真調皮！

差老爺，（把他扶到沙發上）您醉一醉。

胡（瞪着眼睛看着胡蝶，忽然張開手撲過去）我要——我——要。你！（身不由主的撲

入聽差懷裏。）

差（急了）梁，梁先生——

梁（他一直站着沒有動）機牌！

胡（似乎清醒了一點，便推開聽差走向梁朗，搖搖晃晃的）哦，老梁，我的白蘭地還是以前香港帶來的，一百二十塊錢一打，真正三星老斧頭牌，這兒，這兒——，時，九百多塊一瓶，還是冒牌，去年還見賣到過一千二百五！——你，你不喝？

（梁朗呆呆的看著他。）

胡這種貨色近來各地都不容易買，可是我還有。你知道，過年的時候，嘿，我送了部長半打，現在我樓上還有兩打，本來預備夏天再送他半打；唉，他不識好歹，他，他攔我的臉！我曉得，這一定是那個小子，你認識他嗎？就是那個混蛋副局長呀！他，他攔我的衣。（突然逼緊梁朗）老梁，你曉得的，（又直指著聽差）你也曉得，——哦，（想再對梁朗）你不得得，（又向聽差）你也不曉得，唉，你們都不曉得，我

沒有告訴過你們，他，他說過要檢舉我，檢舉我挪用公款，販運私貨！（委頓的坐下）

（梁朗憐憫的望着他，聽差輕輕走過去。）

差老爺，您喝茶？

胡煙？

差先生，請您陪着老爺，我去倒杯茶來。

（梁朗點點頭，聽差下。）

胡（又興奮起來）我借一點公款作本錢，做了一點買賣，我不賴；但是我預備還的嘛。

這就算挪用公款嗎？打外路運點來路貨，怎麼就叫販運私貨呢？——老梁，我告訴你，你知道，我真倒黴，那邊有批貨，昨天有電報來，今早才回的電報，下午，不，剛才又來電報，小林告訴我，說給海關沒收了。唉，唉，完全沒收了！

（聽差端茶上。）

差老爺，茶。

胡（沒有覺得，繼續對葉朗說話）你說我為什麼做生意嗎？你說——唉，老葉，這道理你不會懂的。不錯，我的官也算做得不大不小，國家給我的錢雖不算很多，也不算太少，可是我不夠用啊！也就是因為這官做得不尷不尬，遇着大的我要奉承，逢着小的我要應酬；天天少不了交際，常常要請客，上上下下，裏裏外外，我要開銷；早早晚晚，進進出出，我要面子；我還總得預備一旦下丁台，維持我的家庭，維持我的生活。

差老爺，茶來了。

胡請外客廳坐。

差老爺，我說給您倒茶來了。

胡（發脾氣了）什麼？我叫你倒酒，你倒茶！你這不是故意打麻煩！

差是，是，您已經——呃，您怕不能再喝啦。

胡 謹說的！你這算懂規矩？我再告訴你，做一個團當差，第一要記住老爺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第二要記住，叫你往南不許往北，叫你往北，不許往南。你這算什麼？你要我舍兒？

差 是，是。——老爺！

胡 果在這兒幹嗎？還不滾出去！

差 是。（嘴裏咕嚕着，打了一個轉身，悄悄溜到樓梯口，鼓起勇氣，低低的喊了一聲）太太！

胡 太太，我們分別了十年，我要和你細談細談，可總是沒有空。唉，你懂嗎？天下事真太不公平，那個不在混水裏撈魚，我這算得什麼，只不過撈點小魚。哼，他們撈的是……！唉，許多機會，我都放過了。你說我太蠢嗎？不，不，我還想存點良心，我要對得起國家，我良心未死。

（韻清穿藍灰夾袍，由樓上下來。）

誰又替他喝酒了？

差 走給自己開的白蘭地。

前 人家說，官場如戲場，這話真不錯，一會兒叫你上台，一會兒又叫你下台。老梁，其實，官場更比戲場無情啊！

韻 怪哪！

前 （抬頭看到韻清）哦，韻清，我現在明白了，我們都在這兒做戲呀！

韻 則，你陪他喝杯酒？

梁 （搖搖頭）沒有。

韻 唉，人生，愛情，事業，金錢，我算是春夢一場！——韻清你過來！

韻 聽說醉成這樣子！

梁 （苦痛萬分）不。現在我才明白，你是對——的。——來，你扶我上去，我要睡了

韻 （扶着他拐着走著）嘖，嘖，嘖，——這又是林黃蒙作的孽！

（聽差上前攙同扶持，聽了韻清的話，背過臉，對梁朗，吐吐舌頭。）

（被扶到門口，站住，睜開韻清，回過頭）老梁，明兒見。——明天我陪你細談，細

談。

梁（無可奈何的）好，好吧。

（胡慎卿被韻清和聽差扶上了樓。

（窗外更柝聲，沉沉。

（梁朗一直目送他們上去，嘆了一口氣。）

差（由樓上下來）梁先生，您不睡？——老爺今天醉得厲害。您還不曉得，剛才——

（低聲）剛才老爺跟林秘書，林小姐打架啦！就爲着搶這瓶子酒，老爺把林小姐的鏡子都打碎了。後來，還是我兄弟來喊我，我才把老爺拖到這裏來！先生，您曉得老爺今天有心事，撒着個小，聽說外邊還有人控告他。

聽差。

差對差，你已經曉得啦，唉，老爺本來是一個好人，可不知道什麼原故，那裏的人都倒他，他們編了一個詞兒，——先生，你要聽嗎？

樂 嚳，你說哪。

差（湊上去）那個詞兒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大家全都曉得了，開汽車的老李告訴我，有人抄去送給部長，您知道部長不看猶是可，一看，嚇，原來上面寫的是四個字一句，

一共四句，十六個字，你聽着啊：（唸）——

「老胡老胡，糊裏糊塗，胡調胡鬧，胡說八道。」

您曉得部長看到怎麼啦？

樂 嚳！

差 就下樣子撒他的差啦！多可惜，好好的個局長，就讓這十六個字給送了終！這下子連我也完了。——先生，您嚳啦？

樂 不。

差（姐觀）先生，我想跟您商議一件事。

差好，你說吧。

差唔，沒有什麼，還是我那兄弟，唉，俗語說得好，「禍不單行」，人不在時連頭上，原先本指望跟您去當差，這回局長下了台，您當然也不就碰，偏巧今天他又給瘋狗咬壞了。——（覺得說話說漏了）唉，唉，剛才我說錯了，老爺喝醉了，是醉醺醺叫花兒匠來喊的我。我兄弟給瘋狗咬了，想借半個月的餉，去臨郎中，傷傷碰上老爺出了這樣的事，沒敢開口，到現在還躺在門房裏……

（梁朗不等他說完，就拿了幾張法幣給他，厭煩的擺擺手，叫他出去。）

差（接了法幣，仔細看了一下，笑逐顏開）您這幾十塊錢是給我兄弟的？

差唔，不夠嗎？

差啊，太多了。那麼我替我兄弟謝謝您，明兒叫他借了工錢還您。

差不必了。

量啊，啊，那也太破費了，明兒格叫我兄弟親自來謝您。（欲走）先生，時候不早了，您好睡吧。（走到桌邊看見酒瓶。）先生，這酒您不喝？

（梁期不為煩的隨着他。）

差那麼，這點酒我給帶下去了。——先生，我給您把這盞燈熄了。（走到圓門，又回頭

）您夜裏要什麼，您喊我，我就在那邊下房裏。（下）

梁（鄙夷的）這傢伙！

（梁期聽聽樓上，看看窗外，披了大衣，走到窗門口，重新回轉身，關了客房裏的電燈，才輕輕的開了落地長窗，走出半步。）

（鄰家琴聲漸起。）

（梁期已從樓上下來，站在梯口。）

梁期！

（迅速的縮回）你沒有睡？——他怎麼樣？

嘔吐過了，睡丁。——你上那兒去？

梁 閑子裏透透空氣，聽聽這深夜的琴聲。

韻 我曉得你上那兒去。

梁 還會兒我心裏煩得很，你早點睡吧。

韻 我想和你談談，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。——你在想什麼？

梁 我在想我這次的失敗。

韻 這話怎麼講？

梁 我想，這次來到這裏，你就不該對我說那些話。因為我覺得僕卿能有那樣的地位，的確不容易，雖然他的行為有許多錯誤，我認爲是你放棄了做妻子的責任的結果。

韻 你還不知道他平時的作品，這兩天你看到的只是一丁點兒。

梁 他本來還是一個可以好好做點事的人。

韻 但是他做了官就沒有想到做事，這回是完了。

梁 什麼都不說了。我現在承認別人說的一句話，我來得太遲了。

韻 不遲，不遲，你來得正是時候。

梁 你這是說——

韻 你救不了他，但是你可以救一個人。

梁 你說誰？

韻 你自己想一想。

梁 誰？——你說你？

韻 我。是說，你還可以救我。——你不是要走了嗎？你帶我去，無論你到什麼地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
梁 韻，請你不要說了，這只有使我更難過。不錯，我愛過你，但是我更愛你們夫婦。現在他卸下了台，一個名利場中的人，這是他最大的打擊，這時候可以安慰他的，就是他的家庭。我不能再放遠他現在僅有的家庭，使他再受刺激，再則果真這樣做了，

我對不起他，我對不起你，也對不起我自己，更對不起我們三個人十年的友誼。

韻 在你的地位上，我想這話也許是對的。可是你還得再替我想，現在我看見你的人，聽見你的聲音，我還能操作一下。假使你走了，唉，我不敢想，我不敢往下再想；以前這只有顏唐，以後，恐怕我要發狂！尤其是他這次在失意之後，心情惡劣，氣都出我頭上，你走了，你叫再受下去？

梁 你們原來也是戀愛的結合。

韻 你要明白，十年前，我什麼都不懂。

梁 雖然三十歲的少女，未必真懂愛情，但是你們會有過幸福的。

韻 你到現在還恨我？

梁 恨你？

韻 恨我沒有等你回來。

梁 我沒有這個意思。我是說，十年的世事人情，應該使你知道夫婦應該如何相處。

韻 我沒有做過對不起他的事。

梁 對的，十年來只有他對不起你。不過你也應該原諒他，他的本質還不是一個壞人。譬如說，他知道我愛過你，你也愛過我，假定他現在還知道你依舊愛我，可是，始終把我當很好的朋友看待，接我到家裏來住。

韻 那是我要他這樣做的。

梁 正因為他相信你能維護你自己，相信你們的夫婦之情，相信你這樣一個婦人決不會忘記自己。他對你是這樣的信任。

韻 （有點羞慚）這個只是你們男人的道理。

梁 假如他說，女人本來下等，只配像一件東西一般的保養着，當初只是自己糊塗，以為你有良心，識道理，一味信任你，本來你不過是一個女人，與別的女人並不兩樣。

——那你又怎樣呢？

韻 那是他不仁，我才不義。

梁 可是現在正是他轉變的機會，却不是你報復的時候。——你能承認世間有些回憶是不該否認的嗎？十年了，年年你和他在一起，你在他的身邊成長起來；從前你是一個女孩子，現在你是一個婦人，你們也有過快樂的日子。

韻 我不懂你說這一大堆的話有什麼用處，你曉得一個人的情感，連自己也常常做不得主。

梁 情感是可以抑制，自己抑制是可說的。我要你有一點毅力。

韻 那麼隨你的意思做吧。

梁 我要你想一想，你們幸福的時候，想，儘往過去的幸福裏想。

韻 是的，我在想——

梁 你想起什麼了？

韻（心神恍惚的）我想起來了，我們結婚之後，有過一次旅行，有一天傍晚，我們倚着船邊的欄干，朝着落日，我困倦了，故眼望着海水，望着崖岸，望着美麗的天空，這一

刻我有千情萬緒湧上心頭，複雜而有力量，于是我迷迷糊糊像沒有感覺到什麼似的；忽爾我向他叫起來，「快給我說你此刻的感覺！」他便向我慢慢解說海，解說天，解說愛戀。於是我的感覺更爲鮮明，更加有力；我耳朵裏聽他的聲音，同時我心裏認識了好些事物，我似乎覺得他的聲音給我一個天地，整個的我也跟着擴大了。從此有一個時期，我覺得我是他的一部分，他是我的整個。但是後來，便再沒有這種感覺，我們的感情也一天天壞下去。後來——

後來你忽然不愛他了，是不是？

是的。

可是同時你也不愛你自己了，從那時你開始自暴自棄。

他用種種行爲逼我如此，你還沒有知道我的痛苦。

你爲什麼不試一試再愛你自己？

（淚滴突然若失，沈默片刻。）

梁 你現在知道你所處的地位？

韻 你要嗎？——

梁 我要你維護你自己，把你們幸福的經驗找回來。

韻 你倒底不能帶我離開這家庭？你不能嗎？請你答覆我，請你只答覆我一句話！——說
不吧，好讓我死心。

梁 我不能讓你離開韻腳！

韻 就是這樣說？

（這裏有更棒聲。）

梁 因為愛情也有不可能的時候。並且我希望你心裏對他不要有什麼隱藏，互相也用不着掩飾。假如你這樣做了，你會快活，我也就放心。——夜深了，早點上牀吧！

韻 也罷，我服從你，那麼明天見吧——但是在今晚我要看一看你的臉，讓我再看一看你。

梁 你要看吧？——你請看。

韻 你的臉色變了？你像是很難過，啊，你哭了。

梁 我嗎？那裏？——真的，我的感情太激動了，好了，現在好了。

韻 你為什麼哭了呢？我要你告訴我。我聽你的呼吸很急促。（伸手摸測他的心跳）你的心跳得很利害！

梁 （情不自禁的，握住了她的手）韻清你太苦了。

韻 （含淚悲隱而出）朗！（禁不住撲在他肩上了。）

韻 （撫摸着他的頭髮）韻——清！

（林茜蒙輕輕的推開落地長窗，一手提着小箱子，走進一步，站住。

（梁朗和韻清同時發覺，兩人很快的離開。）

林 對不住，因為我覺得這時我應該上場了。

梁 剛才你在外邊？

林 很抱歉，我在門外聽了一會兒。

（韻清羞慚的走向一邊，垂頭不語。）

胡太太，不要緊，我們女子的事，只有我們女子才能了解。你的痛苦我很明白，你的處境我很同情，你的心事我也完全了解。——梁先生，你不會覺得我來得太冒昧吧？

我簡直不懂你這是什麼意思！

林 蕭你先不必問這些。——胡太太現在讓我告訴你，天地間沒有一棵樹在太陽底下有兩個影子，世界上沒有一個婦人可以同時愛兩個男子。你相信我的話嗎？假如你愛梁先生，在你心裏還有你丈夫的印象存在，你會想過還是什麼愛情。假如你真逃出了家庭，你會覺得前面一片空虛，你可曾往將來想一想？

韻 （突然轉過身）好了，請你住嘴！我此刻激悟了，關係不在將來，還在過去；過去我是他十年的妻子，他是我半年的家庭。我好了，我已經明白你的意思，朗，倘若你還需要我做的事，我願意幫助你。（臉色蒼白，一陣惡心。）哈，夜涼得很。

梁 你怎麼啦？（扶韻）

林 胡太太，我希望你堅強一點，我還有話告訴你。

顏 不要緊，我不過有點心煩意亂，還沒有什麼，讓我歇一歇就會好的。

（梁朋把自己的大衣披在她身上，扶她坐到沙發上。）

顏 林小姐你說吧。

林 男子要敘述自己，總比較容易；從一個男子的舉動上，便可以看得出他整個的為人。

至於女子呢，要認識她，就要從她不可捉摸的內心生活上去探測，因為女子要說自己，總有幾分害羞。你知道我——

顏 你說吧！

林 是的，我說了你也許不能相信，你知道我沒有愛過傅卿，傅卿也沒有愛過我。

顏 這些日子他常和你在一起，……

林 不錯，我們常在一起，可是我對他只有一種利用。

顏 利用？

林 是的，他對我只是一種玩弄。我就利用他的玩弄，時時刻刻在做着惡惡的勾當。

林 你是——

林 這是你想不到的，我是東京派到上海，受過訓練，又派去南洋實習了一個時期，才到

中國後方來——

林 （驚駭得跳起來）你是一個女間諜？

林 胡太太，你不用怕，我此刻也許不是了。

林 你做的是——

林 我做的只是聯絡工作。

林 現在——

林 現在我是他的俘虜了。你還以為他真是爲了你們夫婦而來的嗎？

林 （肉跳）這是怎麼回事？明，你——

林 不過我來看你們也是一個理由。

林 這或許是真話，可是我曉得，他跟踪偵察我已經好幾天了，到今天，我是無法逃避。

魏 明，你爲什麼不告訴我？

梁 因爲我覺得這事不一定要你知道。

林 到今天我的工作也完全失敗了，偵探下了台，密斯楊的事沒有成功。

魏 誰是密斯楊？

梁 就是林小姐要偵探介紹給部長的。

林 還有吳維芳徐嘉實已經判處了死刑。

魏 你說是裝設秘密電台的兩個女人？

林 對了，她們都是和我先後到這兒來的。本來到了這時候，像我這樣一個女間諜，是沒

有法子保全生命的，就是逃脫了追捕我的人，另外還有監視我的人在後面。

魏 這樣好好一個人爲什麼要做這種事！

林 唉，一言難盡，現在只有他明白，總之我是沒有法子，雖然我時時刻刻做着對不起良心

的事，可是殘毒的心也時時刻刻企望着光明；一面是死的威脅逼着我，一面却沒有人肯給我一點投向光明的力量。說不定明天我走去，就有人逼我去死，除非我今天裏立刻自殺。但是我願意有一個機會，把我的血灑在叫我做間諜的人的身上，洗清我的罪惡！（頓）剛才我就是一手提着箱子，一手拿着自殺的毒藥，站在外邊聽着你們談話，當我聽到你接受了梁先生的勸告，才扔掉毒藥，提着箱子進來。

韻 你要我們怎樣做呢？

林 梁先生他知道，只要他就夠了。

韻 期，你願意？

梁 我們今天有過一次談話。

林 我們今天曾經談到人性，可以向上，也可以向下；智慧和情感可以幫助你為善，也可以幫助你為惡。比方剛才你們只在一念之轉。

韻 你不用說了！我曉得你現在要想重新做人。

林 是的。我已經向他自首。

韻 那麼，明，你是不是願意幫助她？不，我先問你，（向林）你是不是願意幫助你？

林 只有他可以引我走上自新之路。

韻 （苦痛了一下，但是立刻忍住了。）明，你呢？

葉 我承認我的靈魂還是可以變成純潔的。——韻清，現在我可以告訴你：她的父親在日本是一位有名的探礦師，也就是教我探礦的第一位老師，在他臨死之前，有好幾種秘方經式都傳授給了她，她這次到南洋去，就以參觀礦山爲名；我的這次來，也就是爲了她還是一位探礦專家，礦上最需要的人才，國家最愛惜的青年。我是負了使命特地來說服她。

林 啊，你是真從礦上來的，你，你不是特務人員？

葉 不過我是得了特務機關的同意，受了他們的委託，來此奉獻奉獻——韻清，你不會往裏想吧？

（暖色上窗，隱隱的鶯啼，琴聲迴盪。）

韻不，這是真的，無論什麼事情應該往深處想三想，好比你剛才對我說的話，是的，我們的眼睛應該一齊向上看。我們都有一個新的生命。上上聽，有人正揮著「抗建進行曲」，啊，快點，我把偵探的車子借給你們，你們去吧！（走到圍門邊，大聲的，）
來人，來人呀！

韻不，慢着。

韻不，我這有一件東西應該交給你。（拿出一封文件。）這裏面是我所知道的第五縱隊的線索。

（她差腫脹臃腫上。）

差太太（你喊我？

韻不，你叫他們把車子開出來！

差是。（冥冥冥冥的看看三人，打了三個呵欠，退下。）

檢在關係人的姓名地址和所担任的工作都清清楚楚寫在上面。

（接開）恩，對的。回頭交給——

（小胡懷彈穿睡衣由樓上懶懶的下來，連連打着呵欠。）

梁：哦，懷彈起來了。

胡：呵，你們都沒有睡？在談天？剛才誰大喊大叫？

梁：是我喊當差的。

胡：唔，我當着什麼事呢。

梁：呃，沒有什麼。

梁：懷彈——

胡：老梁，你坐，我來告訴你們，剛才我做了一個夢，奇怪極了！我看見遍牆黃金，（一堵堆像爛爛壞壞似的，滾滾跳着）你和黃家就在那黃金的大地……

（幕差由圓門上。）

差太太的車子抵攏好了。

爾你把梁先生和林小姐的箱子行李送到車上去。

（聽差提着行李箱子下。）

爾什麼？誰要走？

我和林小姐借你車子用一下。

林小姐，剛才和胡太太談得很多，等會兒你就明白的。

梁老胡，這裏面的文件你回顧拿去見部長；一面把你自己剖白一下，我想部長一定可以

原諒你。不過以後我劉希望你改變生活，還是在民族工業上多求發展，諷清煙也可以

幫助你。

（梁目不暇所答）我不懂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——現在幾點鐘了？啊

，天已經亮了！

（太陽光升起）

你們可以去了。

噢，我們走吧

林（同時）好，再見了。

（梁朝興、林西蒙和慎卿繼續握別，同由圍門下。）

（誤清和慎卿各有一種癡呆。誤清送了他們出去，慎卿也跟着追上去，車聲歸動。
然後——）

胡 他們去了？

誤 （默默的走到中間，望見慎卿可憐的樣子，慢慢的）慎卿，來，告訴我，剛才你夢見什麼？（接近他）

胡 （心不在焉）我夢見，噢，我夢見小林和老梁在邊疆上開礦，開出來的都是金子！（

一面說着，一面翻開手裏的文件。（啊——啊！（喜出望外用力看下去。）

（韻清扶着他的肩頭，陪他看下去。胡慎卿看完，站起來，兩人同時透了一口氣，韻清輕輕的投入他的懷裏。）

（晨光曦微，朝霞滿天。琴聲亢奮。）

（幕落）

（全劇完）

三十年七月初稿

三十二年九月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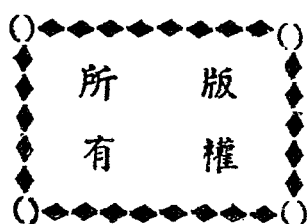
柳暗花明

定價十五元

著 作 人 王 進 珊

發 行 者 天 地 出 版 社

民生路九一四號



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局

